

绿色 你好

■飞鸟

看科幻片《火星救援》，因意外事故留在火星上的马特·达蒙想尽办法种植了土豆，终于第一棵土豆芽钻出了地面。那碧绿如玉的嫩芽让马特·达蒙眼含热泪，他用手指轻轻触动绿芽，说：“你好！”我看到此处，不禁潸然泪下。孤身一人在浩瀚宇宙里的火星上，这声对绿色的问候，是对信念的坚持，是对生命的礼赞。绿色你好！心中的希望一旦破土、成长，就终会到达梦想的彼岸。

我初中辍学的那年冬天，去北方建筑工地打工。夜里加班干活，冻得嘴唇发麻，说不出囫囵话，工棚里也好不了多少。过了几天，有个焦作的工友住进来，他是工头的远方亲戚，夜里拉进来了一个千瓦棒，强烈的光线发出温暖，工棚如同白昼。我有个不好的习惯，夜里

亮灯很难入睡，而此刻，比起寒冷来，睡觉算不得什么，睡得受不了，自然会入眠。如何打发入睡前的时光？买几本书看。

中午休息时我跑出工地，想家书店，一身腌臜衣裳与不断侧目躲避的行人，顿时让我犯憷，生出一波波感伤。幸好在路边有个书摊，我匆匆挑选了几本书，逃回工地。路上，我仰着头，眼泪终于没有流出来。夜里，我借着灯光读书，心灵得到些许安慰。

深夜，千瓦棒发出嘶嘶的声音，工友们发出鼾声。我看书看累了，趴在枕头上，突然看见屋里的地面上长出了棵绿色植物。那抹绿，像暗夜的星，像温柔的微笑，我感动于这绿色的生命。我用手轻轻摸摸它，它微凉的叶子在我手指间颤动，我心里充满了欢喜。就靠着每晚千瓦棒的热光，这棵植物从土层里醒

来，钻出地面，把生命的美好展现给我们。

绿苗慢慢长大了，我心中的梦想也在慢慢成长。临近春节，我要回家了，随身包里用硬纸盒装着那棵植物。回到家，我把它栽种在花盆里，春天到了，又把它移植到院里。等到植物长大，我笑了，原来是一棵随处可见很不起眼的狗尾巴草。这时，我已学会修理手机，在镇上开了一家手机修理店。

每当我有些迷茫时，我脑子里就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：绿色的嫩芽闪烁着光芒破土而出。看到马特·达蒙在绝境中种植的土豆发芽了，那绿色蔓延了整个火星，整个宇宙，我就想，生命的绿色属于马特·达蒙，也属于我，属于每一个心有梦想的人，属于每一个坚强的灵魂，属于每一个憧憬美好未来的人。

绿色，你好！



桃花

■桂辉

人，是有灵魂、心灵与思想的动物。在怎样管控灵魂问题上，不同个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。比如，有的人喜欢给灵魂做“加法”，有的人乐意为灵魂做“减法”。

有作家曾描写过人类的两种灵魂。一种是做“加法”的灵魂。这种人喜欢表现自我，突出自我，希望与世界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好让人们看到自己的存在、听到自己的声音。另一种灵魂做的是“减法”。这种人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没太大关系，他们主动给自己的灵魂降噪，以期不被外界所发现、所记挂。

现实生活中，真正能够平心静气、心无旁骛者，似乎为数不多。相反，惯于给灵魂做加法，喜欢抛头露面、彰显自我的人倒是不少。君不见，有的人只

给灵魂做“减法”

要有机会，不是东拉西扯、侃侃而谈，便是谈天说地、津津乐道。不少人喜欢把逛街购物、唱歌喝酒、头疼脑热、感冒鼻塞之类的闲事琐事无聊事，统统发到朋友圈里去。如此执着地做“加法”，更多是为了彰显自己、引人关注。

英国教育家赫胥黎说过：“越伟大、越有独创精神的人越喜欢孤独。”不怕寂寞，喜欢孤独，就是灵魂的“减法”。在我们身边，退下来之后不甘寂寞，或想方设法到某单位做顾问，或自告奋勇去某协会当会长者，还是大有人在。美其名曰“发挥余热”，实则多多少少给基层增添了麻烦与负担。

诸葛亮临终前，把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写进《诫子书》。告诫子孙不能看淡眼前的名利得失，就不会有明确的志向；不能平静专注地修心学习，就难以实现远大的目标。陶渊

明最后一次出仕是江西彭泽县令，只短短80多天，他便弃职而去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等诗句，描写的正是陶渊明归隐田园后，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。

钟情灵魂“加法”也好，选择灵魂“减法”也罢，是个人的喜好和自由。所以，说了那么多，也不能强求，大概也只有各人多“问问灵魂”尔。



■朱社会

桃花开了，远远的，红云一片。在绿色枝头，一朵两朵三朵四朵，簇拥空间的苍白，让天与水成为绮丽，成为梦园，收去那单调的寒冷、凝霜、孤寂；让久闭的冰冷世界，变得如童话般美好，让落寞的心，热烈，让落魄的魂，回归家园。世界太奇妙！每年每春，惊人的相似，又惊人的差异。所以，刘郎来去，东风里，桃花依旧！



欢迎投稿：

本版开设栏目有“下午茶”“说说”“心晴”“身边事”，旨在放松自己，放慢您匆忙前行的脚步，发现生活中的美，您可以把生活中的感悟、旅途中的所见，或是对新闻事件的看法记录下来发送给我们，体裁不限，字数在500字左右，发送到zkwbxyz@126.com邮箱。

